

蛾

術

編

城術編卷五十二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迺鶴壽參校
沈懋校刊

說人二

成王多得周公屬黨

周公欲居攝三叔流言乃避居東都等事已見尚書後
案歐陽永叔詩本義云鴟鴞篇見于書金縢最可據而
鄭箋與金縢特異予繹鄭箋與金縢正相合也歐云鄭
謂武王崩成王卽位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
叔流言冢宰聽政乃是常禮二叔何疑而流言不通一

也予案鄭原謂周公于武王崩免喪後欲攝政故管蔡流言竝非成王在諒陰中周公以冢宰聽政而流言歐何以斥鄭也又云鄭謂二叔流言周公避居東二年且周公所以攝者以成王幼不能臨政耳若已能君臨周公將以何辭奪其政而攝不通二也予案王得金縢之書感風雷之變方且大悔而迎周公何奪之有歐何以斥鄭也金縢我之弗辟鄭讀辟為避謂避居東都偽孔解為法謂欲殺管蔡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孔謂居東即東征罪人即管蔡鄭謂公避居東都成王多得周公屬黨而誅之孔鄭異解永叔空疏姑置不論若古今說書

說詩各家卽有從辟爲避者

朱子荅董銖似亦讀避見鄭氏品藻條內

其于

罪人斯得亦僅解爲居東旣久徧加訪察始知流言出于管蔡若云成王得公屬黨誅之則無肯信者王肅已詆鄭氏橫造此言見毛詩疏于後案搜得于寶周易注以證鄭義今又得無逸篇周公戒成王云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由此觀之成王性質剛猛少時必有誅殺無罪事此正可

爲多得周公屬黨而誅之之切證

鶴壽案書金縢稱管叔及其羣弟流言周

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僞孔傳云辟法也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無以成周道告先王周公旣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案說文云辨治也引周書曰我之不辨其字從井則辟之

爲法明矣周書作維解云武王克殷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武王崩三叔及殷東徐奄熊羆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二年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則居東之爲東征又明矣列子楊朱篇云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曰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證以史記周本紀管蔡世家宋微子世家三篇乃知流言東征只在兩年之中王肅曰武王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其言最爲明了所謂東者蓋近紂都之地非東都也獨馬融鄭康成則音辟爲避而云避居東都其說亦有所本史記魯周公世家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畔乃踐詐當國管叔及羣弟流言周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于是卒相成王管叔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此以流言畔逆爲兩事然但讀辟爲避而無避居東都之說墨子耕柱篇云古者周公且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關叔卽管叔商蓋東夷國名亦見韓非子或以爲卽商奄非也商奄乃武庚之與國周公何故棄其官位而投身于必死之地乎其說斷不可信馬融之說今已無傳鄭康成謂

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避居東都五年秋乃反而居攝
見于詩邶風譜幽風譜鴟鴞箋及禮記文王世子正義
所引諸條大略相同其謂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攝政
者周公出奔二年盡爲成王所得又謂周公避居東都
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而誅之此則大謬周公聖人也
豈同後世姦臣聯結黨與者如謂屬黨爲親屬姻黨則
宗族有召穆公兄弟自三叔而外有邲衛毛邲邲雍曹
滕畢原鄧邠子姓有伯禽君陳凡蔣邢茅胙祭母黨有
杞郈二國姊妹有陳國妻黨有薛國皆安然無恙故王
肅謂案經傳內外周公之屬黨俱存成王無所誅殺康
成橫造此言也善乎汪容甫之言曰君在諒闇三年不
言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尚書論語檀弓具有明文成
王之立年止十三又在不言之地周公方抗世子法于
伯禽使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念社稷新造旋遣大
喪自以王室懿親身爲冢宰踐阼而治以填天下而三
叔覲主少國疑大臣未附苟肆惡言誑誤百姓相率
命以濟其姦周公東國之鈞禮樂征伐皆自己出傷不
基之將陸憂四方之不安恭行天罰以執有罪是誠不
得已者也洎夫管叔既經蔡霍流放雖任常刑猶悼同
氣是故咎鴟鴞之取子睹零兩而心悲其言有文焉其

聲有哀焉斯其仁至義盡者矣如鄭所言流言一至公
即避位流言再至公得不殺身乎釋萬乘之國而為匹
夫以避于野一死士之力足以制之豈不為之寒心哉
公之既出此二年中官府之事竟將誰屬使二公可代
則周公其始亦將不攝況管蔡能以流言開公其不能
以流言聞二公乎此又進退無據者也當成王之立朝
野晏然三叔執思動搖王室及宗臣釋位國勢已生乃
猶俯首帖耳圖視不動待至三年而後反非情理也故
使攝位之舉自公初始處非其據是之謂攘淳言朝播
大權夕謝倉皇竄伏若恐不及王躬國事莫復誰何是
之謂也居東二年束征又三年國步既夷王年亦長比
其反也乃更居攝是之謂貪且公之攝位卿尹牧伯下
及士庶其誰不知而云罪人周公臣屬與知攝者此則
私黨陰謀之說豈可以論周公哉今先生又引無逸數
語以作誅屬黨之證何也

康誥

蔡傳云書序以康誥為成王書今詳本篇康叔成王叔

父不應以弟稱之或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言文王者非一而無一語及武王何邪或謂寡兄勗爲稱武王尤爲非義寡兄者自謙之詞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乎或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當作受命之時年已九十安有同母弟尚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于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汲冢周書逸周書冠以汲冢非是克殷篇言王卽位于社南衛

叔封傳禮史記亦云康叔封布茲康叔在武王時非幼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因誤爲成王書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蘇氏軾以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爲洛誥文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前周公東征二年乃克管蔡卽以殷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復辟營洛在復辟之歲則封康叔時決未營洛又此篇初不及營洛事知簡編脫謨也此說非是大傳以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洛鄭爲大傳作注則注經必用其說故以上文初基爲謀是洛成在五年營度在四年此時方謀建邑土中而殷

之故都地近洛邑先命賢母弟以鎮撫之至五年既營

成周于洛六年方制禮作樂七年方復辟致政

竝大是傳文

營洛事本不在七年誥康叔時本未營洛蔡傳從蘇說
遂以三月爲攝政七年之三月大謬至篇中不及營洛
事者此時不過謀度之而已其意重在和會四方諸侯
以觀其心意非專爲康叔一人而作故鄭以王若曰爲
總告諸侯康誥之首先敘將營洛邑之事梓材之末又
復總結三篇之意自爲首尾篇中誥康叔處不必及營
洛也又金氏履祥謂洛誥乃告卜往復成王之語及畱
後之事與咸勤誥洛治之事不合不可以此冠洛誥蘇

說可謂妄矣然以爲成王時書如故也至朱子改爲武

王書蔡傳從之

語類康誥酒誥二篇必定武王時書人只被作洛事在前惑之如武王稱寡兄

朕其弟卻甚正此與他人言皆不合書序誠有可疑康誥第述文王不曾說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說武王又是自稱之詞然則康誥是武王誥康叔明矣緣其中有錯說周公初基處遂使序者以爲成王時事朱子之說本于吳棫書碑傳胡宏皇王大紀但語類徐彥章問殷地武王旣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荅云旣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庚之外將以封之乎廣所記一條問若以康誥爲武王書則在武庚未叛前矣荅云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彥章與廣所駁甚是而荅語幾

于窮而遷矣定四年傳祝佗言周公命康叔以康誥而

封于殷虛佗稱述其先君受封事安得誤僖三十一年

傳甯武子述成王周公之命康叔又安得誤知書序不

可駁也鶴壽案據康誥稱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孟侯者

也若在成王時豈有稱叔父為弟者豈有呼叔父之名

者則書序之說斷不可信但書序明言成王既伐管叔

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且與祝佗之

言相合然則康誥所謂惟乃丕顯考文王乃寡兄勗諸

語其將何以解之今案周公攝政七年其時所有訓誥

或有代成王言者或有代武王言者大誥篇稱王若曰

此周公代成王之辭故其下云洪惟我幼沖人又云寧
王遺我大寶施寧王武王也又云乃寧考前寧人康誥
篇稱王若曰此周公代武王之辭故直呼之曰小子封
而其下但言文王文考絕無一言及于武王解書者不
知此義徒見康誥作于成王之世而有孟侯之稱乃曰
天子年十八為孟侯呼成王也夫孟為庶長之稱侯乃

五等之爵而以目元良且斷以歲數豈非委巷之無稽
俗師之鄙背奈何以其本于伏生書傳而遂信之呂氏
春秋正名篇云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固與康侯寧侯
同其美號又何太子年十八之云乎明乎此則朕弟寡
兄俱得其解矣至康叔受封回在滅武庚後然使武王
欲封康叔則商畿千里封武庚外何難再封康叔要知
管叔封于管城在中牟蔡叔封于蔡城在山陽霍叔封
于霍邑在永安其為三監特監于武庚之國非受封于
其地也此何足以難朱子邪

多士三月

多士云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鄭云成
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
殷之衆士以撫安之鄭以為成王元年三月者成王即
政元年即周公致政明年也召誥洛誥言營洛遷殷項

民事已具故此撫安之間若璩謂此三月卽康誥之三月非是

先作洛後遷殷

周公先作洛邑後遷殷民惟蔡沈獨改爲先遷殷後作洛多士蔡傳云周公黜殷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卽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虛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與不然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安得舍近而役遠書序以爲成周旣成遷殷頑民謬矣蔡蓋本諸吳棫不但罄空無據且遷國大事頑民又不靖之徒非可輕動當

洛邑未作爾邑爾居尚無位置之處安得遽遷也

閻若璩曰

朝歌故城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卽紂都衛州則治

于汲縣乃殷牧野地當云在今衛縣西方確至宋西京

本隋大業元年楊素所築者地正周之王城與東漢魏

晉及後魏都周之下都者不同蔡云洛邑今西京確甚

多方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蔡傳云成周旣成成王

卽政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纒一二年今言五祀則商民

之遷在作洛之前矣愚謂遷國大事也非一朝夕可就

逸周書作雒解言周公攻殷殷大震潰卽云俘殷獻民

遷于九畢孔鼂注云賢民士大夫也九畢成周之地近

王化也其下言封康叔又其下言作雒又其下然後言

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

郡郡有四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此篇所紀事迹粲然有序蓋當武庚叛時殷獻民必有倡言興復者事定而遽遷之此固在作洛前矣然未盡遷也洛邑未作庶殷田宅無可位置安能盡遷據大傳謂營洛以觀天下之心四方攻位示以力役猶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若如蔡沈說未作洛殷民已盡遷則攻位不作之庶殷皆近在成周舉步卽至何以見四方民大和會何以爲太平而禮樂可作邪然則多士言宅爾邑繼爾居多方言宅爾宅攷爾田皆在制郊甸都鄙之後甚明至此經所

云五祀鄭注已亡偽傳以爲設言亦未可信蔡沈妄援以證先遷殷後作洛之說又誤信商奄真有再叛再征

事真謂多方是成王卽政後書皆非也

鶴齋案獻民卽頑民也在殷爲

獻民在周爲頑民不可分作二項周公攻殷在攝政之二年當洛在攝政之五年若分獻民頑民爲二項則二地及至三年之後頑民皆安居樂業于故土矣忽然營洛而遷之無乃多事乎至謂不靖之徒非可輕動當洛邑未作爾邑爾居尚無位置之處此言尤謬頑民不過頑梗不馴非必如三苗之負固不服所謂營洛者營其城郭宮室耳豈并民居而亦營之乎洛陽卽詩之周南本是美邑若謂營洛專爲位置頑民豈頑民未遷以前盡是曠土乎且多方明言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蓋從周公攻殷之年數至營洛之後正五祀矣然則獻民卽是頑民先遷殷民後作洛邑蔡氏之言信矣攻位之民頑民也和會之民四方之民也不可并作一項多士多方所謂宅邑攻田是從作雅後撫安之辭兼二者在內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四方之來歸者時時有之非僅以處頑民也

王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洛誥王曰予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王注成王前春亦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傳云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子周命立公後公當畱佑我業鄭注召誥云不書王往王于相宅無事也蓋王以攝政五年春周公獻地圖卜兆之後至洛既與周公召公會錫周公幣納召公誥此外無事還歸鎬京故王肅云云又言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者上文自復子明辟至無遠用戾皆是周公致政于

王勸王行新政于洛之言此節是王從公言受其政且許公以明年將辟于洛并命公後故王肅推本前事言公自洛還鎬致政而王許之如此也傳以命公後爲命立公後公當畱佑我者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又云王命周公後鄭王皆以爲封公之子伯禽則此命公後卽指明年將封伯禽之事公功大宜封大國但若之國則輔相無人故封其子是命公後者王意欲公畱佑我也是時王與公皆已自洛還鎬至冬始復至洛故上文疏謂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以上皆西都所誥此最明析蔡謂此篇王與公往復之語皆在洛邑已屬無據

又以卽辟于周之周爲鎬京解云周公本欲成王遷都洛邑成王不欲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于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卽欲歸周妄誕極矣是時天下甫定周公遽議遷都不知何爲且成王不欲廢祖宗之舊周公何遂欲廢祖宗之舊哉乃因此以命公後爲畱守謂成王欲歸鎬京畱周公治洛其說糴于史浩朱子深嘆其妙而蔡氏從之遂以篇末誕保七年爲畱後治洛七年而薨據二三十年後臆見白誤出二三十年前事實其妄可駭又謂費誓東郊不開在周公東征之時則營洛旣成之時伯禽就國久矣以此證命公後非命伯禽不知書

序言淮夷徐戎之叛非一既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東伐淮夷遂踐作
成王政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又言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東郊不開作費誓然則伯
禽就封之後淮夷徐戎來侵而東郊不開此事正在營
洛以後甚遠厥後宣王猶征淮夷則淮夷始終未絕也
豈必一見于周公東征之時而其後遂保其必無猖獗
之事邪鶴壽案洛誥爲周公攝政七年事劉歆三統稱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
之歲也據此知命公後爲封伯禽無可疑者但洛邑新
作豈竟無人番守書序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爲
傳云在豐致政老歸欲葬成周己所營作示終始念之
書序又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觀此則似

周公畱守于前其子君陳繼之于後洛邑必有畱守之人蔡氏之說不爲無因

周公居攝七年

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鄭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馬云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說詳後案漢五行志霍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于周公此兩漢古義至唐不變誕保七年孔鄭異說然皆以爲攝政之年從無以爲畱洛之年者蔡沈援吳氏說疑卽吳棫謂周公自畱洛之後凡七年而薨陳師凱作蔡傳旁通申之云周公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畱之治洛又七年共十四年

此等鑿空妄造真不足辨逸書堯姑序云周公在豐將
殛欲葬成周公堯成王葬于
畢然則周公告老在豐其非堯于洛明甚鶴壽案攝
政之年豈有定數六年制禮作樂七年無事故遂致政
假使天下未平公必再攝幾年鄭謂文
武受命皆七年不敢過其數真乃曲說

在新邑烝祭又告文王廟封伯禽

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鄭讀烝祭絕句戊辰是周十
二月夏十月冬祭曰烝是時周公反政成王王乃于新
邑行烝祭焉又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
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鄭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
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禘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
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謂將

封伯禽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案告祭與烝祭各爲一事僞傳以戊辰爲十二月是矣以爲晦非也以告文武與烝祭合爲一事則大謬矣知戊辰是十二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十二月于周爲季冬于夏爲孟冬是首時也劉歆據召誥三月丙午朏以推而云是歲十二月戊辰晦攷伏生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則召誥是攝政五年事洛誥是七年事歆誤以二篇月日爲一年內則其所推安得不誤僞傳以戊辰爲十二月晦者據劉歆以召誥洛誥爲一年事就召誥三月丙午朏推之于中間

置一閏月則戊辰適當十二月晦但古秣歸餘于終閏
月皆在十二月後歆以爲閏九月非也若以五年三月
丙午朏推之至七年十二月幾而三年必有一閏矣有
閏月則七年十二月不得有戊辰今戊辰烝祭自是十
二月日故鄭據此而于召誥二月三月謂當爲一月二
月蓋惟召誥三月改爲二月從二月丙午朏推至七年
十二月方有戊辰觀鄭注洛誥之精益見注召誥之密
僞傳及疏皆非也鶴壽棗棟三統秣周公攝政七年入
孟統五百三十四歲後積月六千六
百零四閏餘十四閏九月積日十九萬五千零二十一
大餘二十一小餘六十七正月乙巳朔大餘五十一小
餘二十九二月乙亥朔十六日庚寅望二十一日乙未
召誥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是也大餘二十一日乙未

十一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惟三月丙午肅也
大餘十六小餘十六十二月庚子朔戊辰晦誥戊辰
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是也其明年為成王元年大餘四十五
小餘五十九正月己巳朔鄭康成從伏生之說以作召
誥在攝政五年而滅武王在位二年加成王服喪三年
周公居東二年至明年為攝政元年攝政五年入戊午
部五十五歲鄭謂二月三月當為一月二月蓋破經從
秣也天正乙亥朔二十一日乙未以三月為二月則丙
午肅蓋劉歆所用者周秣以丁巳為元鄭康成所用者
殷秣以甲寅為元易緯攝政七年元餘五百十歲入戊
午部五十四歲後閏餘十七閏三月大餘十七正月乙
亥朔二月甲辰朔故鄭欲改二月三月為一月二月但
攝政之前加居東二年以此為五年并非易緯之說矣
以洛誥作于後二年則其年閏餘十二二月丁巳朔
閏月丙戌朔後三年正月丙辰朔戊辰十二月十二日
以為烝祭日而別歲為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事相隔一
閏月則不可通矣若甲寅元本數攝政七年入戊午部
二歲後大餘四十八僅後周
秣一日烝祭歲亦只一事也

間若璩謂召誥洛誥二篇月日皆用周正召誥惟二月
既望越六日乙未據傳疏以周正計之是年二月小乙
亥朔十五日望爲己丑十六日既望爲庚寅越六日乙
未是二月廿一日下文三月丙午朏是初三日則三月
大甲辰朔越三日戊申是初五日越三日庚戌是初七
日越五日甲寅是十一日若翼日乙卯是十二日越三
日丁巳是十四日越翼日戊午是十五日越七日甲子
是廿一日洛誥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卽召誥云若
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也正三月十二日事其脗合
如此從此數之四月小甲戌朔五月大癸卯朔六月小

癸酉朔七月大壬寅朔八月小壬申朔九月大辛丑朔
閏九月小辛未朔十月大庚子朔十一月小庚午朔十
二月大己亥朔計至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卽洛誥所
云戊辰王在新邑是也總而計之召誥起二月訖三月
洛誥起三月訖十二月共一年間此條皆從劉歆不合
于伏鄭又不合古秝法鶴壽案推三統之積年用丁巳
元推易緯之積年用甲寅元劉
歆以周秝求周年鄭康成以殷秝求周年秝元既異則
所得之日月俱異況劉歆又不從大傳之說分召誥洛
誥爲兩年安得與鄭合乎

顧命年月日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鄭云此成王二十八年者自卽政

之年數至崩年也又云居攝六年爲年端者詩疏引此注割裂不全當續其下云至此三十年文義乃備也知者鄭于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樂至此積三十年居攝終於七年加二十八年故三十年也鄭具言此者鄭注金縢據伏生大傳謂武王崩成王年十歲三年喪畢年十三將踐祚稱已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三年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年十五卽居攝元年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明年成王卽政年二十二卽政二十八年崩年四十九也漢志載劉歆三統秭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侯于魯之

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
命曰惟四月云云命伯禽固是成王卽政元年事見洛
誥但以爲後三十年乃崩則與鄭不合大傳云居攝五
年營洛邑作召誥七年致政作洛誥歆乃并爲一年事
據其年月日以推恐不可信其以十五日爲哉生霸與
禮記鄉飲酒義月三日成魄亦不合然歆既有此說想
當時相傳成王年數自有兩說明三十年者連制禮樂
之年數也太史公曰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鄭
所據蓋亦牒記之類今不可攷矣四月建卯月也哉生
魄是三日歆云十五日固謬傳云十六日尤非下文甲

子之上無越幾日字則不可攷其何日矣劉歆以甲子
卽哉生魄又謬問氏若據旣知其謬而又詳爲推算其
說云以甲子爲十五日推是月庚戌朔是誤會經文并
秣法亦錯算矣攷漢志成王元年癸巳歲正月己巳朔
壬申日南至步至成王三十年壬戌歲正月辛巳朔甲
辰日南至以授時法通漢三統秣推算之自元年正月
日南至至三十年正月日南至中積一萬零五百九十
二日零三刻二十五分加氣應八日三十一刻四十分
爲通積滿旬周去之不盡四十〇日零三刻四十六分
五十秒爲甲辰日南至又置中積加閏應二日七十一

刻八十八分四十二秒爲閏積滿朔實去之不盡爲閏
餘二十二日七十九刻九十〇分四十八秒以減冬至
分餘一十七日二十三刻五十六分〇二秒爲正月經
朔辛巳日累加朔策二十九日五十三刻〇五分九十
三秒得二月經朔庚戌日四十六日七十六刻六十一
分三月經朔庚辰日一十六日二十九刻六十七分四
月經朔己酉日四十五日八十二刻七十三分加一望
策一十四日七十六刻五十二分九十六秒得四月經
望甲子日〇日五十八刻七十九分減去太陰疾差六
十二刻七十一分得四月定望癸亥日五十九日九

六刻。八分則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十五日也甲子
王乃洮頰水十六日也越翼日乙丑王崩十七日也劉
歆并哉生魄與甲子爲一日非是閻此說似足以正漢
志之失然既欲駁劉歆而仍據其成王在位三十年之
說且并據其元年正月己巳朔以推至三十年之四月

則安可信邪

鶴壽案成王元年周公攝政至七年而致政又三十年而成王崩凡享國三十七年

三統秣不數攝政之年故止三十年鄭康成再去周公居東二年故止二十八年據三統秣成王三十七年積年入孟統五百六十四歲後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又據周秣元餘五百四十五入丁酉部十三歲後與三統同甲子皆非望日顧命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頰水劉歆以爲在望者此宜加周秣五十七歲入丁酉部七十歲後則四月己酉朔十六日甲子望蓋卽四分元餘也先生未明秣法而徒咎閻氏依劉

飲推算豈足
以服闋氏哉

群律編卷五十二終

蛾術編卷五十三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楸惠校刊

說人三

散宜生

孟子散宜生疏云散姓宜生名曲禮疏引許慎五經異義亦以散宜生爲二名漢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帝王世紀云堯娶散宜氏生丹朱非二名也

鶴壽案宜和博

古圖有散李敦其銘曰惟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散李肇作朕王母叔姜寶敦散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錄曰攷其名乃散李爲王母叔姜作也文王遵養時晦四方之賢者盡歸乎來太公望散宜生之徒咸在武王作

太誓太公望有鷹揚之從散宜生有執劍之衝彼皆以
文王舊臣而成此功焉今觀是敦在惟王四年八月文
王之世散季已爲之輔而秣數猶未歸則知所紀之年
蓋武王時明矣攷古錄曰以太初秣推之文王受命歲
在庚午九年而終歲在己卯武王以明明改元十三年
伐紂乃壬午歲實武王卽位之四年是年一月辛卯朔
二月後有閏自一月至八月小盡者四故八月丁亥朔
與敦文合武王之時散氏惟聞散宜生季疑其字也今
案此以散爲氏季爲字然宣和時古器大半出于偽造
不可以爲典要惟大戴禮記帝繫篇云帝堯娶于散宜
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則散宜爲氏生爲名也然便文亦
有單稱散者後漢史妣傳贊云文王補里閔散懷金是
也大戴禮記出自七十子之遺言必有依據班孟堅皇
帝士安言采此以著書先生但引古今人表帝王世紀
以證其非二名殆
溯流而忘源邪

微仲

孟子微仲趙岐無注包爾庚則云微仲者微子之次子

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爵也厥後襲封宋公終身止稱
微仲忠孝之義也閻若璩亦云微子國于微其長子應
曰微伯早卒有子貽次子微仲名衍周禮適子死立適
孫微子則從故殷禮舍長子之子貽而立己次子衍此
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脗合其證一班固古
今人表于微子注曰紂兄宋微仲注曰啓子其證二啓
既帝乙元子衍果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閉土斷無兄弟
竝封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者子襲父氏上有伯
兄字降而仲也包閻二說雖有班氏古今人表一證然
家語呂覽史記宋世家鄭注尚書禮記竝以微仲爲微

子之弟子服亦正因其爲微子之弟故以證立弟之義
何得定是其次子其稱微者孔穎達已援虞叔祭叔解
之何必子從父爵包閻說非是

商容現存

閻若璩謂馮氏景曰武成武商容閻亡者表其閻況存
者乎亡存俱指位言非身也晉語叔向賀韓宣子貧宣
子拜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上文樂懷子亡于楚之亡
注皆訓亡爲奔蓋是時商容現存論語何患于喪乎檀
弓喪欲速貧喪亡一也

夷逸

論語夷逸包咸以爲人名漢地理志以虞仲夷逸爲一

謂虞仲窟于蠻夷而遯逸

猶尋案逸民一章首節身歿逸民名氏安得于虞仲下忽

用注解第四節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若夷逸爲窟于蠻夷而遯逸則又複隱居二字矣

周公召公相成王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尚書君奭篇蔡傳云此篇之外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乃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

諭以雷之爾余案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爽此言周公當攝王位今復退居臣列疑其貪寵故不說馬融鄭康成王肅僞孔傳及孔疏竝同沈引唐之孔氏不引晉之僞孔氏已覺可怪又引葛氏不知何許人書序夫子所作公然詆斥可謂妄矣今攷篇中言沖子又言小子同未即位則此時在成王卽政之初也成王卽政二十八年而崩召公猶輔相康王豈此時卽欲告老哉反覆經文都是周公自明不可去之意先歷敘商先王及文武皆賴賢臣之助然後自任其責曰今在予小子旦誕無我責皆一篇之

正旨也後乃并責召公當同其任故曰襄我二人又曰
篤棗時二人此則後一層意也卽此可見序所言召公
不說者謂周公戀權不舍詘就臣位之意馬融諸家案
經解序精確不磨乃宋人忽生出召公告老之言豈止
讀得前人數乃心小半篇而未見其前大半篇乎

鶴壽案荀

子儒效篇云成王幼周公屏成王以屬天下履天下之
籍僮然如固有之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于成王
北面而朝之淮南子汜論訓云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
之業履天子之籍德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
罪負扆而朝諸侯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
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可謂能臣矣中論智行篇云召
公見周公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爲之作君
夷然後悅此卽馬鄭所謂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
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悅以爲周公苟貪龍
也但召公既怪周公貪龍則自己此時何以不告退且

歷相成王二十八年直至康王時猶在朝其貪寵更甚
于周公奈何以此不悅周公乎今以君奭篇揆之蓋此
時召公欲偕周公一同退老周公不許故召公疑其貪
寵而不悅及至周公告以自已不可去并告以君奭亦
不可去之義曰今在子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
其濟小子同未在此位誕無我貴于是召公聽周公之言
仍舊輔相成王其後周公既沒成王卽世召公又相康
王者蓋不怠周公之言也然則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
公告老而歸蔡氏謂召公自以成滿難居欲避權位退
老厥邑二說皆是先生見其說與鄭不同卽駁之未免
偏見至君奭篇所云襄我二人又云篤棊時二人皆指
文武言詩小宛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謂所思惟文武
二人也先生以二人爲周
公召公是又傳會其說爾

穆王訓夏贖刑

書序云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蔡傳云此篇專訓贖刑
蓋本彛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堯典

所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五刑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以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曾是唐虞有是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爲此一切權宜以斂民財夫子錄之亦示戒耳堯典金作贖刑謂其情狀可疑或無心之失誤入于五刑者非專指鞭扑說詳後案序言訓夏贖刑則穆王之言本于夏而夏法亦必本之唐虞也篇中明言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又墨辟疑赦云云豈以實犯罪者而許其贖哉蔡說非事實也

蔡氏此條馬氏端臨已辨其非

繫命

閻若璩曰姚際恒謂史記周本紀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冢申戒太僕國之政作冢命太僕國之政非太僕正命伯冢申誠之非命伯冢爲太僕正與書序絕不相侔余謂其所以不侔之故蓋逸書十六篇原有同命史公親受之知其義如此故改書序之文載入本紀若魏晉閒無由覩逸書但止依傍書序爲說耳又曰說文引周書曰伯冢卽今冢命蓋鄭孔各有一冢命故其稱名同惟字別愚謂閻以說文所引伯冢卽冢命篇文是也但此必十六篇外零句許慎偶得而載之其十六篇內冢命當爲畢命字之訛也觀鄭注畢命序

引逸篇可見矣史記與序不同處頗多司馬遷非經師

豈得因此反疑書序爲誤邪鶴壽案尚書篇目有畢命

命之篇此說文齊部云騫驚走也一曰往來兒从乔騫

薛周書曰伯騫北字騫所文騫古文騫同字今案古文尚

書作同今文尚書作騫故史記周本紀漢古今人表皆

作騫今本漢書譌爲騫經典釋文又譌爲騫但騫命之

篇已全此鄭氏所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曰有騫命惠

定字謂騫當作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秣引畢命豐刑

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王命作策豐刑鄭康成畢

命序注云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

厲王豔妻

應蓋亦據北氏逸書爲說段氏古文尚書誤異云惠說

是也鄭謂不同與此序相應七字爲句言序無册命霍

侯之事而篇中有之不相同也其下又有非也二字疑信

是鄭語言祕書所稱畢命篇者蓋非畢命也古文疑信

參半絕無師說諸大儒所以不敢作注但鄭親見此

篇舊稱畢命則二十四篇中有畢命無騫命可知矣

十月之交詩鄭以爲刺厲王非幽王其援據甚多而尤
可據者以詩云豔妻煽方處豔刺通蓋厲王時有刺妻
專寵亂政幽王所嬖者褒姒非刺妻也刺或作閻又作
豔頰適竟以爲豔色之妻卽褒姒而以駁鄭至其改十
月爲建亥則于古說并置之不辨矣唐孔氏疏引詩緯
云刺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漬納小人家伯固主異載
震說已別見又晉書樂志褒豔興災平王逢亂荀勗傳
贊援朱均以偶極煽褒閻而偶震皆以刺妻與褒姒並
稱亦爲切證鶴壽案魯詩十月之交云此日而食于何
不滅又云閻妻煽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
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鄭從魯
詩故以爲刺厲王閻地名也猶之褒國名也閻氏之女

為厲王紀刺者配姬云云見中侯摘雖戒但毛傳已云
 豔妻廢如美色曰豔其說不始于穎濱毛公秦人其以
 豔妻為幽王紀衰以必有所據況大衍林日食議曰小
 雅十月之交虞劇以術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林定交
 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食限授時林議曰幽王六
 年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八食限自
 來推步之家本有不與緯說異者近儒又依今日食法
 推之雍正元年癸卯距魯僖公五年積二千三百七十
 八年經史已有明文再據史記魯僖公五年積年二千四
 百九十八中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日三五
 三八一六通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四日三五
 二八八四一一六天正冬至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一日五
 八四紀日一十七積日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七日六
 通朔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一日一〇一六三三積朔
 三萬〇八百九十六首朔一十四日〇〇一三三積朔
 二積朔太陰交周二宮一十六度五十分八秒四十分
 首朔太陰交周四宮六度四十六分四分四秒九十分
 月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二十九
 微為太陰入交十月平朔辛卯日初三刻九分凡太陰

入交則入食限蓋推得幽王六年建酉月辛卯朔日食也然則黜妻卽褒姒鄭以爲厲王時詩而謂漢時經師移其篇第不可信矣

君氏

魯惠公元妃孟子無子以次妃聲子爲繼室生隱公是隱不但長而已且係正嫡宜爲太子者也于禮諸侯不再娶無二嫡

齊景公請繼室于晉亦非禮也

惠公違禮而別娶仲子生

桓公欲立桓而以其母爲夫人爲桓少命隱攝隱承父志不自成爲君故元年不書卽位不備禮也奉桓母以爲夫人天王知其然故贈惠公兼及仲子改葬惠公隱讓桓而弗臨不敢爲喪主仲子薨則用夫人之禮赴于

諸侯故經書夫人子氏薨也又爲仲子別立廟安其主而祭之用萬舞六佾已之母薨則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殺禮已甚故不曰薨不稱夫人然而其子固已攝君矣不可直書聲子卒故變其文而繫之以君曰君氏若曰是君之母氏云爾隱之順于死父而隆于庶母至矣然其于己之母不太簡乎

左氏明言聲子爲繼室而公羊

以爲桓母右媵隱母左媵右媵尊桓宜立非也史記謂惠公爲隱公娶于宋宋女至而美惠公奪而自娶之生桓公謬以桓之賊戾當由少成習慣而隱不知以羽父中之謬

之傾危請殺桓求太宰而遽以情輸之仁而愚矣攷之于傳當日情事歷歷可觀然則君氏爲隱公母決矣而

公穀改君為尹以為天子大夫妾也人戰于狐壤止焉

鄭人囚諸尹氏略尹氏遂以尹氏歸其卒也公臨君

史臣書日以重之子未敢以為然鶴壽案左傳

氏公穀二傳作尹氏既作尹氏則不得以為隱公之母

矣公羊傳曰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識世卿世卿非禮

也宣十年齊崔氏傳同五經異義云卿得世也今春秋

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注妨塞賢路事政

犯君故經說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左傳說卿大

夫皆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子得食其故采地如

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惠

定字口易父位三公二為卿大夫曰食舊德謂食

父故祿也尚書云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佚勤予

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子不絕祖乃父胥及佚勤予

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稱惟周之士不

顯亦世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此皆同

左氏義鄭氏亦云尚書世選爾勞詩刺幽王絕功臣之

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議世卿之文其義何在自

案世祿禮也世卿非禮也公穀皆據其經文以立說自

與左氏經文作君氏者不同若吳梅村引狐壤之事以

尹氏爲鄭大夫則是以左氏之事實解
公殺之經文張冠李戴得不令人軒渠

魯桓公楚穆王

魯桓公殺兄自立于孫昌熾楚穆王弑父自立而獲命

終其子莊王遠成霸業天道竟有不可問者鶴壽案天

報魯桓公有弑兄之罪厥後與姜氏如齊彭生上車拉
公幹而殺之禍亦烈矣卽有時天未及報如楚穆王者
居然得保首領以沒然春秋于文公元年大書之曰冬
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此萬世之斧鉞甚于
一時之誅殛也至莊王之成霸業則其子惠寬仁有以
致之不在報施之例君子亦修德而已矣盜蹠壽終顏
淵早卒非所計也

桓公子糾

論語桓公殺公子糾伊川程子謂子糾弟而桓公兄非

是管子大匡篇云齊僖公生公子糾糾同公子

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

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

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臣傅小白也賤臣

知棄矣房元齡注云鮑叔以小白年幼而賤故難為之

傅也劉績注云言君知己不肖使傅小白于次小白不

得立是君有意棄我哀公六年穀梁傳齊陽生入于齊

陳乞弑其君荼取國于荼也范甯引鄭康成云荼與小

白其事相似于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乎

此子糾兄而桓公弟之明證伊川之論不過欲回護管

仲之不死以愚觀之管仲召忽特子糾之傅鮑叔特桓公之傅而已君臣之分未定也此三人者前則爲僖公之臣後則爲襄公之臣子糾桓公皆不得而臣之管仲所以無必死之責唐之魏徵亦然高祖在位建臣烏得而臣之不必強謂桓公兄宜立也

書弑閔公及仇牧不書宋督

春秋莊公十二年書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宋督爲太宰同見殺何以不書蓋華督弑殤公之賊應殺故不書

寺人披

左氏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以難告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寺人披爲獻公伐公子重耳于蒲城又爲惠公求殺重耳呂卻同仇與之謀弑公披私自告公爲進身之地謀及寺人以致此

焦僥

仲尼對吳客曰焦僥氏三尺短之至也山海經有小人國人長九寸在大荒東是更短于焦僥矣韋昭曰焦僥西南蠻之別名括地志云在大秦國北晉胥臣對文公曰僮昏囂瘖焦僥官師所不材也然則焦僥不獨西南

蠻大秦北中國亦有之

鶴壽案周書王會解有國頭國海外南經云周饒國其為人短

小冠帶劉秀校云一曰焦僂國在三首東大荒東經云有人長九寸始謂此小人也大荒東經云有小人名曰焦僂之國幾姓嘉穀是食郭璞注皆長三尺又云有小人名曰苗人今案焦僂即周饒也長三尺苗人即靖人也長九寸括地志云焦僂在大秦國北小人在大秦國南竝非一種列子湯問篇夏革曰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僂國人長一尺五寸淮南子墜形訓西南方曰焦僂高誘注長不滿三尺一在東方一在西南亦非一處至晉胥臣云云不過因焦僂國皆短人則中國之短人亦名之以焦僂而已

簡壁

僖十五年秦穆公夫人以太子瑩宏與女簡璧登臺列仙傳秦穆公以女弄玉妻蕭史日于樓上吹簫作鳳鳴

簡璧殆卽弄玉也

晉悼公諡法

晉悼公復霸諸侯功業頗著卒年二十九不爲夭且以善終非有難而死嗣爲君者平公彪其子也乃不加美諡而諡悼此不可解鶴壽案周書諡法解年中早夭曰悼孔注放心勞于淫祀言不修德也恐懼從處曰悼孔注從處言險記也春秋所載魯侯寧諡曰悼衛公子伋諡曰悼鄭伯費諡曰悼陳太子偃師諡曰悼蔡侯東國諡曰悼曹伯午諡曰悼杞伯成諡曰悼許男買諡曰悼大鈞不出此三義魯襄公元年晉悼公立史記晉世家云悼公周者其太父捷晉襄公少子也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之立年十四矣卒于魯襄公十五年然則年二十八非二十九也其諡曰悼殆年不稱志之謂與

周公

論語季氏富于周公孔安國注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此明指春秋時之周公皇侃疏亦不誤而邢昺疏以爲周公旦朱子承之非也季氏卽盡有魯亦不能如周公旦此自當以季氏同時之周公爲比若遠擬周公旦則大遼濶矣鶴壽案周公長子伯禽封于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爲王卿士在東周時猶然周桓公黑肩見春秋隱公六年周公忌父見莊公十六年宰周公孔見僖公五年宰周公則見僖公三十年周公楚見成公十一年及季桓子之世周公雖未見經傳然世世子孫爲卿其富可知

老子之流沙

史記老子傳老子居周久之見周衰遂去至關正義引抱朴子老子西遊至散關或以爲函谷關引括地志散

關在岐周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又云關令尹喜彊爲著書乃著上下篇而去莫知其所終集解引劉向列仙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先見其氣候而迹之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案流沙見尚書禹貢禮記王制漢地志流沙卽居延澤在張掖郡居延縣東北漢居延故城在今甘肅甘州府治東北塞外其地南非窮荒近人說禹貢者至牽引龜茲鄯善且末吐谷渾等國之流沙其解禹貢雖非若以爲老子所至似無不可要之老子逝去西域蹤跡絕遠後世所以傳老子化胡成佛

老佛不但在一地且卽是一人鶴壽案論衡氣壽篇云傳稱老子二百餘歲卽
公百八十歲高宗享國百年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
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今案古來百餘歲人如臣
危子夏之類則有之乃王充謂老子二百餘歲此後世
化胡成佛之論所由來也夫入得天地之元氣以生元
氣存則存元氣亡則亡安有元氣至二百餘年之久而
猶不散亡者乎自秦皇漢武希冀長生之術信方士言
卒無一驗淮南稚川之徒又復迷惑于此所講黃白諸
法流播人閒此書于八十二卷之末詳載導引服食數
條津津乎言之有味是蓋先生年老欲以此術延齡其
實無益徒以貽誤後人今悉刪之禮記曾子問載孔子
從老聃助葬遇日食其時爲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
朔至佛敎起于漢明帝時從前無有而先生謂老佛卽
是一人不亦可怪乎史記老子傳云蓋老子百有六十
餘歲或言二百餘歲此條疑辭司馬貞謂前古好事者
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餘歲
或言二百餘歲者卽以周太史儋爲老子故也

老子杳冥詭異

司馬遷用筆本自跌宕離奇不似班固之平實故馳騁
文筆者尊遷務求切實者愛固然如老子列傳忽斷忽
續若近若遠非必有意作此狡獪因其人本自杳冥詭
異不可捉搦故爾既云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姓李氏
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室藏書之史也有國有縣有鄉
有里有姓有名有字有諡有官又云老子之子名宗爲
魏將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元孫假仕漢孝文帝
假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因家于齊敘其後系凡九世傳
無如此之詳者明係以此正世人傳聞怪說耳乃其前
半篇既敘孔子問禮于老子事中間插入老萊子與孔

子同時老萊子老子已不能定其是一是二其下又插入周太史儋而云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則悅悅極矣老子似不應有諡諡爲聃從來諡法所無說文耳部聃耳曼也蓋因其耳大無輪而稱之鷦毒案老子不過一歲書之史耳安得有諡史記諡曰聃之諡當作字古人字與名相配老子名耳故字聃也

史記本傳老子與夫子言皆清淨無爲之旨與其道德經合然傳已載夫子問禮事而禮記曾子問篇夫子答曾子老聃凡兩見一引吾聞諸老聃一稱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云云鄭康成于前一條注云老聃與孔子同時釋文云老聃卽老子也疏云莊子稱孔子與老

明對言是與孔子同時也史記云老聃陳國苦縣賴鄉
曲仁里人也爲周柱下史或爲守藏史鄭注論語云老
聃周之太史未知所出夫老聃與夫子言皆喪禮夫子
重其知禮故從之問則老聃固儒者也論語無老聃而
禮記疏引鄭注云云計必竊比于我老彭句之注何晏
但采包咸注以爲彭祖而鄭注乃如此則鄭意以老彭
爲二人夫子所以竊比者爲其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老聃之學如此的是朝廷一良史官乃予旣攷得佛出
于老本爲一人說詳見下不料佛之說增衍支蔓騰空架虛
不可究詰推其始實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良史也

則詭異甚矣夫子焉不學而亦無常師但節取其能知

禮謹守舊聞遂從之問其詭異則略而不責也若史記

言楚禮記疏作陳史記屬鄉疏作賴鄉今史記無柱下

史一句此小異可置弗論鶴壽素賴鄉即屬鄉也屬賴

作賴國孫氏淵如曰古道家之書與儒家並傳至衛元

嵩淇齊三教論乃以釋氏比于儒道李士謙荅客問有

佛日道月儒五星之語攻儒書皆先聖所著道家內經

本草或係後人增益老子莊子實由聃周手定具有微

言惟釋氏僻在西域無文字僅借翻譯以傳其教攝摩

騰鳩摩羅什諸人未必能得旨世人妄尊其學比于儒

家道家遇矣稟指稱老子為浮屠則佛即道家支流魏

收稱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

星不見夜明是也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莊公七年
乃周莊王十年內典以春秋經恒星不見傳會佛生之
夕佛生有夜明之瑞魯莊以前史不書恒星不見是古
無佛也古無佛則釋迦之道何所傳道無所傳是前無

聖也史記匈奴傳稱驃騎將軍擊匈奴破得休屠祭天
金人釋老志以爲佛道流通之漸以此知佛象自漢武
時始入中國後漢西域傳稱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
光明于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以此知釋教自後漢時
始得行于中國天地之道東仁西義東方積柔順之性
故有君子之道仁可過而義不可過釋教爲風氣之偏
王之教五行之道天地之大人皆有憾也佛者于文爲
王化所不到所謂天地之大人皆有憾也佛者于文爲
仿佛之義如來者謝靈運謂諸法性定理無乖異謂之
爲如會如解故名如來菩薩者卽菩提是香草薛是
葉字省文皆言善心之萌芽釋迦者迦當爲茄又有茄
孔子名字如莖葉之輔莖莖又曰牟尼曰比邱此則竊取
思甚矣佛果是聖人當著書以傳其教而范蔚宗西域
傳贊云莫有典章是彼國無文行大法苑珠林載造書
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
行之少者倉頡其書下行介釋氏之書方北倉頡以傳佉
盧之字安在乎佛經最古者四十二章經攝摩騰所譯
魏收謂漢哀帝時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洵屠
經中吐未之信了也後明帝遣蔡愔于天竺又得四十一

二章經緘于蘭臺石室裏楷稱浮屠不三宿桑下云云
皆出此經知是漢人傳本也自後秦北魏以來翻譯諸
經詞愈繁而旨愈淺大抵沙門以釋教為游說之資而
文士之失職者又從而緣飾博會其事其書并不得此
于道家以視儒書更不可同年而語矣聰明俊偉之士
不見釋迦書與佉盧之字可不必以釋典為秘妙也孫
氏此論甚正昔揚子雲不讀非聖人書今先生篤信老
子化胡成佛則道德經一書向入于道家者後將入
于釋家欲尊老氏乎哉

增補編卷五十三終